



唱 詞

搬家记

王 鴻 著

目 次

搬 家 記	1
書記赶驢	15
双 号 鎖	28
玉米姑娘	38
一个孩儿五个娘	51

搬 家 記

秋风阵阵雁飞南，
枫林如火红了山，
稻谷进仓三麦蚕豆种下地，
犁耙上架黄犍蹿蹿在草滩，
秋季分配已经兑了现，
卖了余粮公粮早缴完。
生产队里放了假，
社员们有的串亲、有的赶集、有的在家缝制
新衣衫。
这一天，冯大妈醒得特别早，
有一桩大事搁心间，
鸡啼头遍她就睁开眼，

鸡啼二遍她忙下床沿，
鸡啼三遍已经煮熟一锅饭，
屋里屋外忙不闲，
屋里打起铺盖卷，
屋外忙把鸡鸭关，
箱箱柜柜挪到堂屋里，
坛坛罐罐摆在院中间，
一霎时，家中象开起了杂货铺，
她吃罢早饭，又忙把铁锅往外端。
她莫非要去串亲戚，
噫，串亲戚哪会带上铺盖卷？
她莫非要去把集赶，
咳，赶集带上个铁锅为哪般？
要知她忙忙碌碌为的啥，
且让咱润一润嗓门儿往下谈。
大妈的丈夫在生产大队当队长，
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劳动模范冯老倌。
旧社会，夫妻俩曾把雇工做，
住的是地主家的破牛栏，

土改时，分得了房屋分得了地，
这才离开牛栏往那茅屋里搬。
夫妻俩住下已经十多年，
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天，
屋顶的茅草发了白，
房架也已歪半边，
刮风屋里难睁眼，
落雨积水漫床沿。
冯大妈在老伴儿面前常嘀咕：
“咱们要盖几间新屋把家搬。”
冯老倌听了这话摇摇头：
“咱应该将社员的利益搁在先，
大伙儿还未曾将那新屋住，
咱住进新屋心不安。”
社员们也曾冲着队长提意见：
“你家的住屋不安全。”
冯队长裂着嘴巴哧哧笑：
“这茅屋的脾气咱了然，
别看它耸着肩膀歪着脖儿，

还可以支撑个两三年哩。”

眼看着队里年年大增产，
水涨船高，社员的日子过得圆，
多少座旧屋脱胎把骨换，
多少间新屋兀立村中间。

这时候，社员们又对老冯来相劝，
老伴儿也整天咕咕念念没个完。

冯老倌这才把头点，
同意搭三间茅屋把家搬。

冯大妈多年的愿望得实现，
真好似又嚼冰糖又吃蜜，说不出心头有多
甜！

今天生产队里放了假，
她收拾家具准备来乔迁。
手里忙着心里暗猜想：
老倌的两腿又不知被啥绳绳拴？
昨天他到公社去开会，
谈妥了今天赶回来把家搬。
莫不是会议还没有开结束？

莫不是新的任务搁上肩？
你当干部咱并不拖腿，
可家务事儿也该沾沾边，
何况这搬家是桩麻烦事，
咱一根纱绳难搓线。
她正在将老伴儿来抱怨，
忽听见一串铃声响耳边，
跨出大门抬头看，
喝！老伴儿手执馬鞭到面前。
他赶来了队里那匹枣红馬，
还有辆簇新的馬車拖后边。
冯大妈看到这情景猛一愣，
转瞬间心里乐得比蜜甜。
咋说他不把家务事儿搁心上，
你看他考虑得多周全！
他怕咱粗箱笨柜挪不动，
特地借来馬車帮咱把家搬。
大妈她转过了念头又一想，
不，这件事儿有点儿玄！

公事私事他一贯分得清爽爽，
好象那河水井水两不沾。
有一次，咱想借匹毛驴探亲他不肯，
今日里怎会借回马车把家搬？
冯大妈正想将事儿问清楚，
冯老倌已将枣红马往树上拴。
说道：“咱为了借车搬家回来晚，
一定惹你眼望酸。”
大妈听他说真的将车借，
笑道：“你回来得再晚咱也无怨言。”
老倌想把真情实话对她讲，
话到嘴边又往肚里咽，
心想：急火煮不出稠和粥，
锅盖揭早了会把热气掀，
咱还是，看准了风向再扯篷，
以免得，船未出港就被浪颠。
他帮老伴儿将箱儿、柜儿、锅儿、钵儿、坛
儿、罐儿、铺盖卷儿一齐搬车上，
用一根草绳将上下左右缚个严。

老两口坐上馬車把路赶，
“驾！”冯老倌一甩馬鞭車儿奔正南。
冯大妈坐在一旁傻了眼，
撻一撻老伴儿忙开言：
“喂，你要把車儿往哪里赶，
为啥看错方向把路走偏？”
“嘿，咱是沿着大路奔向前，
这方向不错也不偏。”
“说什么不错也不偏，
你的头脑里难道少根弦？
咱家的新屋砌在河北岸，
你赶車向南为哪般？”
冯队长忍不住“呵呵”一阵笑，
“叭！”又抖落了一串炸花鞭。
“咱家的新屋不在河北在河南，
咱赶車向南为了把家搬。”
冯大妈一听此言发了楞：
老头子他难道变疯癫？
他赶着的車儿为啥不对向？

他说出的话儿为啥不沾弦？
咱可要一根竹篙点到底，
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转圈圈。
“喂，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别和咱绕山转水瞎胡缠！”
冯老倌眼看車儿已经上了路，
这才不紧不慢开了言：
“昨天公社召开生产动员会，
号召把那增产节约运动推向前，
咱们大队生产虽然搞得好，
可是那增产潜力远远未挖完，
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
生产队之间先进落后不一般，
河北几个队农副业全面大发展，
河南生产队还象老牛拖車走上前，
要革命就得彻底闹革命，
要增产就得全面大增产，
要丰收就得队队夺丰收，
要翻身就得一齐把身翻，

咱们要帮助河南生产队把先进赶，
丢掉老牛，跨上骏马再加鞭！
你知道，河南有一户大地主，
就是与咱们有着血海深仇的南霸天，
咱曾在他家里把长工做，
熟悉那里的块块田，
咱想把家搬到河南生产队，
帮他们闹革命、忙增产、夺丰收、把身翻，跃
 马挥鞭奔向前！
这主张大队党支部已同意，
咱这才借来了马车把家搬。”
冯老倌说到这里顿了顿，
看一眼老伴儿接着笑开言：
“咱想早告诉你怕你不肯把车上，
咱想迟告诉你又怕自己做事太主观。”
冯大妈听了老伴儿这番话，
一霎时，怨不得来怪不得、退不得来进不
 得、气不得来笑不得，心头象塞进了一块
 砖！

扭着脸朝老伴儿瞪一眼，
未开口先把嘴巴尖。
“你早该推开窗户说亮话，
大不该搓好绳索把咱拴，
你帮河南队搞好生产咱没意见，
可是为啥要把家往那里搬？”
老冯说：“河南队离咱庄上八里路，
一来一去得花小半天；
碰上个阴雨风雪天，
咱关节发病走路更加不方便，
把家搬到那里住，
大门一开拔脚就下田，
好让咱腾出时间多劳动，
经常访问那贫下中农众社员；
开会、学习也用不着跑老远，
就象在自家院里兜圈圈：
你也甭惦咱天黑路难走，
更用不着为咱深夜守门到一更天。”
大妈觉得句句话儿都说得对，

细思量又有疑团塞心间：
“咱新砌的茅屋留给谁家住？
咱搬到河南队在哪里把家安？”
“咱新砌的茅屋暂借给生产队，
等咱回来时再往新屋搬；
河南队已替咱们把住屋安排好，
管叫你住在里面无怨言。”
冯大妈将信将疑冷着脸，
好象是船迷大雾拢不着岸边边。
心想：咱骑驴观戏本走着瞧，
不中意咱再往回搬，
到那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打根铁索也难将咱两腿拴！
车轮儿呼呼转得快，
轡铃儿当当响连连，
树苗儿纷纷往后退，
马蹄儿踢落团团烟，
一会儿已经到了河南生产队，
“吁吁！”马车儿停在一座茅屋前。

冯老倌纵身下車挥着手：

“呐，咱家就往这座屋里搬。”

冯大妈掸掸灰尘举目看，

呀！这里不是咱当年住过的破牛栏？！

地点未变光景变，

破屋顶已用新草苫；

秫秸門换上了木板門，

烂篱笆变成了白墙垣，

門前的小树已经撑绿伞，

屋后新开的河渠水潺潺，

河里面，鹅成群来鸭成趟，

河边上，谁家的姑娘在洗涤花衣衫。

冯大妈触景生情思潮涌，

忍不住热泪挂眼帘，

破牛栏呀破牛栏，

旧社会，咱夫妻住过整十年，

牛栏里，咱夫妻用糠粃当过饭，

牛栏里，咱夫妻挨过钢絲鞭，

牛栏里，饿死了一双小儿女，

牛栏里，度过了多少霜雪天！……
她想想过去看眼前，
咳，咱为啥要将往事搁心间？
不想往事心不烦，
想起往事泪不干，
咱们早已翻身做主人，
苦尽甜来日子往上翻，
庄上难道闲屋没一座，
为啥偏偏在这屋里把家安？
冯大妈欲进大门又未进，
冯队长话音落地声铿锵：
“咱这趟搬回这座屋里住，
是要咱们将那苦难的岁月永远记心间，
咱国家虽然没有了破牛栏，
可是还有千万座破牛栏在人间，
世界上多少阶级兄弟还在受迫害，
世界上多少阶级姊妹还在受摧残，
革命必须革到底，
脚步要不停奔向前，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头脑里不能只有巴掌大的天，
咱们不但要帮助河南生产队忙增产，
还要支援天下的穷苦人把身翻！”
冯大妈一边听着一边把头点，
心头激动半晌未开言。
老冯说：“倘若你觉得住在这里不舒坦，
咱同意你连人带家具往回搬。”
冯大妈双手推开門两扇，
大步跨进屋中间，
斩釘削铁吐出几个字：
“搬！搬！咱们往里搬！”



书记赶驴

黄沙漫漫日头迷，
北风乍起雁飞低，
气象站发出了寒流警报，
要各地防霜防冻莫迟疑。
这时候，广陵县刚刚散了党代会，
代表们蜂蜂拥拥把会场离，
一霎时，人声铃声车声阵阵起，
有的奔东有的向西。
会场里走出了一个大汉子，
一件旧棉袄身上披，
黑滋滋的皮肤方方的脸，
一双大脚板量量足有一尺几，